



这些天里,77岁的甘本祯老先生不辞劳苦,远渡重洋回到故国,奔走于北京、南京、衢州、江山、杭州等地,所到之处,无论是会旧友还是见新朋,话题都离不开他年初推出的一部军事历史科普图书《航母来了:从珍珠港到东京湾》。

特别是,到了浙江省的衢州、江山,当地人士这样说道:“这次是《航母来了》,它的作者甘本祯也来了!”出乎甘老先生意料的是,上午,刚开完《航母来了》一书的座谈会,下午,市里就将中美联手抗日“杜利特空袭”纪念馆顾问的聘书,送到了他的手中。

责任感的呼唤

对于1937年生人的甘本祯来说,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就是他的童年记忆。年幼的他跟随在黄埔军校工作的父亲辗转于抗战前线,直到抗战结束才在南京安定下来。

正因为这样,他对于和平有着真诚、朴素的向往。面对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苗头,甘本祯顿生直抒胸臆之感,从而萌发了创作《中美联手抗日纪实三部曲》的冲动。而自2012年春以来中日钓鱼岛事件的升级,更直接加速了创作。按照规划,他还将写出另外两部:《B-29来了:从成都到天津岛》、《飞艇来了:从温泉城到昆明》。

甘本祯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写作《航母来了》一书,意在用讴歌中美联手抗日的功绩来提醒美国的某些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特别要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要注意日本军国

30多年前,甘本祯曾是活跃于中国科普界的微波技术专家、科普作家,著有《生活在电波之中》等科普名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甘本祯前往美国硅谷工作20余年。2009年,这位科普老将重执科普创作之笔,撰成力作《航母来了》。

甘本祯归来

■本报记者 张晶晶

甘本祯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写的都是教材和专业书籍,40岁以后才开始科普创作。1979年,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甘本祯创作了自己的科普处女作《生活在电波之中》,纳入“少年百科丛书”出版后反响热烈,不断再版,成了“超级畅销书”,已累计发行500万册。2011年该书纳入“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推出新版,魅力不减当年。

“文化大革命”后,甘本祯牵头组织编写了《无线电爱好者丛书》《电子应用技术丛书》《电子学基础知识丛书》,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各类媒体也纷纷向他约稿。

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约他为“科学知识”节目写稿。他交出的第一篇科普文章——《神秘的战争》,介绍了电子战。或许是中央台有意为之——正好选择中国电子学会恢复活动后第一次在大连召开学术年会期间播出,而大会秘书处又正好让他分工负责会议宣传工作,接待中央和地方媒体的记者们。这样一来,甘本祯这个刚出道的“科普作家”的头衔,就让这些媒体记者们闹哄哄地“坐实”了。

会后,其他报刊的稿约也纷纷寄来了。例如,《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直接从中央台科技组拿走甘本祯的稿子就刊登出来了。更进一步,他被《知识就是力量》聘为兼职的编委、常务编委乃至编委会副主任委员,这当然不是挂名的。如此一来,其他报刊也开始“仿效”,认为这是约他写稿、审稿的“好办法”。

于是,他又多了不少报刊的编委、特邀通讯编委之类的头衔,更忙了,给他授“衔”的,一度几乎囊括了上世纪80年代所有与电子技术直接相关的报刊,“火”得很。

甘本祯说:“这也就‘逼’着我努力写作,俨然成了那个时期的一个‘高产’科普作家,常常在一年中同时写几本书、同时为不同的报刊写文章。这种状况,直到后来我出国才得以改变。现在回想起来,可谓虽‘苦’犹‘荣’啊。”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过去,搞科普往往被看作是“不务正业”。甘本祯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来解释这种现象:“社会上有一种偏见,认为科学家‘唱’的是‘阳春白雪’,科普工作者‘唱’的是‘下里巴人’。

错!‘下里巴人’人人会唱,还要什么普及?科普工作者工作的实质,或者说‘伟大’之处,就是要把‘阳春白雪’改写成‘下里巴人’,把深奥、艰涩的科技问题用浅显、通俗的语言解释出来,让大家懂;甚至,在此基础上去应用、去发明、去创新。”

事实上,甘本祯进行科普创作之初,也收到了不少关心他的亲友们的反对意见。大家都认为他的科研道路走得非常平顺,没有理由去搞科普。

甘本祯说,科普作品与专业文章不同。专业文章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对象是同行专家或有必要掌握系统知识的学生。因而它可以就事论事地介绍科技内容,可以用方程、曲线、图表表达,一路推演下来。有时,为了把实际问题理论化、把特殊问题普遍化,通常不但不必回避抽象,甚至还要去追求抽象。

而科普文章则不然,它是写给大家看的,对象广泛而随意,要使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科技水平参差不齐的读者都能看、愿看、最好是爱看,而且看了能懂。这就要求写科普文章时,要回避数学语言,要尽可能形象,或者说把抽象的问题形象化,既不能板起面孔“讲课”,又不能油腔滑调地只写些“花边”。换句话说,必须用严肃的态度、生动的语言、恰当的比喻,必要而准确的数据来揭示所介绍的科技问题的精髓。这样才能使科普作品论之有物、看之有趣、听之有理、思之有获。

甘本祯爱写作,不管是专业写作还是科普写作。虽然两种写作的诉求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很多东西却是一脉相承。在他看来,科普写作不但不会影响自己的专业写作,反而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为自己的科研工作创造“灵光乍现”的瞬间。而且科普写作能够结识到科研圈之外,其他行业的很多朋友,不同专业之间的碰撞,往往会激起更多创意的火花。

在硅谷待了二十余年的甘本祯,工作与写作之间碰撞出的另外一种“火花”,便是他即将出版的《硅谷轶事:浪涌山景城》一书。

甘本祯描述的山景城与众不同:“山景城没有山,山都在城外面;山景城没有景,景都在海岸边;山景城没有城,城就是几条街。山景城有什么?有故事,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有精彩的故事。”

到底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呢?你不妨买一本来看看。

She 她精彩

丹妮卡:当美女爱上数学

好莱坞女星一向以妖艳性感著称,值得注意的是,她们中的一部分不仅拥有傲人的身材,同时也拥有极为聪慧的大脑。黑白片时代的海蒂·拉玛,被誉为“CDMA之母”,同时以“世界最美女科学家”为世人所知;而当代的好莱坞女星中,丹妮卡·麦凯拉则以数学家的身份为人所仰慕。

丹妮卡曾在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纯真年代》中饰演女主角温妮·库珀,同时她也曾在《白宫西翼》电视系列片里担任重要角色。

演艺事业成绩不俗的丹妮卡,在数学方面也非常聪明,她是美国当时唯一兼职在黄金时间播送电视节目和网上即时数学教师的人。丹妮卡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数学专业毕业后,拿到的是最优等的成绩单。在统计学里有个颇有名气的“Chayes-McKellar-Winn”定理,其中的McKellar正是丹妮卡本人。这篇论文1998年发表在J. Phys. A: Math. Gen杂志上。

事实上高中阶段的丹妮卡数学成绩并不出色,她当时的打算就是就读于UCLA的电影专业。对于一个已经开始女演员生涯的高中女生来说,这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

结束《纯真年代》拍摄的丹妮卡走在校园里,经常会有人跟他开玩笑:“嘿,温妮,凯文(剧中男主角)去哪里?”而丹妮卡本人意识到了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不光同学们把她看做剧中的温妮,她自己甚至也沉浸在温妮的角色中不可自拔。

“我需要找回电视荧幕之外的、真实的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丹妮卡选择了自己中学时代视作“恶魔”的数学,而且直接挑战了高难度的多变量微积分课程。事实证明数学不仅帮助她走出了温妮的角色,还同时收获了系里教授们的一致赞扬。更让丹妮卡开心的是,这些数学系教授没有人把她看作电视女明星,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连电视机都没有。

丹妮卡放弃了电影系的攻读计划,选择就读于数学系。她甚至担任了系里的助理导师,“起码在数学系的活动室里,我不再是

‘那个电视里的女孩’,而是‘那个帮我通过微积分考试的女孩’。”

大学毕业,丹妮卡重返演艺事业,出演第四季《白宫西翼》,同时也找到了将数学与演艺事业结合的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数学教育,而且能够打破数学书呆子的形象——出版趣味数学科普书。

丹妮卡的书主要针对初高中生,旨在激励女生走进数学的世界。她由著名的企鹅图书出版,先后于2007年、2008年、2010年出版《数学一点也不恶心》《亲吻我的数学》《性感X:代数暴露》三本书,并且这三本书都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2012年8月上架的《女孩曲线:几何出现》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如潮的好评,ABC电视台世界新闻栏目称丹妮卡是当周无可争议的焦点人物。而在这本书里,丹妮卡向女孩们传递的重要信息便是:聪明才性感。

丹妮卡热爱表演,据不完全统计,她已经先后参演了超过30部电影和50部电视剧。“很难解释我为什么热爱表演。我的性格中一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喜爱逻辑严谨的数学推理,另一方面我又爱娱乐大众。我一直相信看着荧幕的故事,看他们说着我们在生活中说的话、感受着我们日常的感受,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方式。除此之外,我也相信自己有分享一些东西的使命。而再也没有比站在舞台上为观众表演更合适的方式了——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对我来说好像在纵情舞蹈。”丹妮卡如此解释自己的双面个性。(北峰整理)



丹妮卡·麦凯拉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Talent 科学奇人

陶哲轩:不只是“最强大脑”

数学史上似乎从来不乏天赋异禀的神童,陶哲轩是那些自幼被“天才”“叹为观止”“难以置信”等溢美之词包围的数学天才之一。2岁,他开始用积木教他更大的孩子如何数数;9岁,他开始学习大学数学课程;13岁,他成为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迄今最年轻的金牌获得者;20岁,他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4岁,他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31岁,他捧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茨奖。

这让世人眼中的陶哲轩成为又一个数学传奇。在他获得菲尔茨奖之后,更是因为其华裔身份而被国内公众所熟知。然而,对于这位年轻就顶着耀眼光环的数学家,公众所关心和熟知的部分似乎也到此为止了,“聪明”、“极其聪明”成为对他最为庸常的称赞。

不过,也有人开始追问:“对于数学家来说,聪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还是先听听陶哲轩本人是如何看待“聪明”的吧。

“我不认为聪明程度是在数学领域中取得成就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我见过很多聪明的人从非常有难度而有前景的问题入手,但是他们失去了耐心,最终因无法解决问题而放弃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陶哲轩曾直言,“在数学中极具天赋并不是必需的,但是你需要耐心和成熟。”

有趣的是,外界始终不忘隔三岔五地拿“智商”来提醒人们陶哲轩的与众不同。2008年,美国《探索》杂志曾评选出美国20位40岁以下最聪明的科学家,为他们冠以Best Brain(最强大脑)的称号,陶哲轩毫无悬念位居榜首。

据测试,陶哲轩的智商介于220至230之间,如此高的智商百万人中才会有一个。

家有“神童”,大部分父母恐怕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飞速向前,超越常人,但陶哲轩的父母却因此得到了一次失败的教训。

3岁半时,早慧的陶哲轩被父母送进一所私立小学,然而几个星期后,他就退学了。原因正如研究天才教育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米那·格罗斯(Miraca Gross)在一篇论文中所写:“陶哲轩的智力明显超过班上其他孩子,但他不知道如何与那些比自己大两岁的孩子相处,而学校的老师面对这种状况也束手无策。”

陶哲轩的父母从这次失败经历中得到的宝贵教训是:培养孩子的天分也要和培养其他方面同步,太快太慢都不是好事。于是,他们还是决定让陶哲轩去上幼儿园。

即便如此,陶哲轩在数学方面的天分还是得到了充分培养,上幼儿园的一年半里,他在

若要用“帅、年轻、绝顶聪明、华裔、菲尔茨奖”这几个关键词来解一道谜语,猜出一位国际顶尖数学家,想必不少人能够脱口而出他的名字——陶哲轩。

母亲指导下完成了几乎全部小学数学课程。他更喜欢自学,贪婪阅读了许多数学书。7岁那年,陶哲轩开始自学微积分。9岁半时,他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离家不远的弗林德斯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

什么时候让他升入大学?很快,这道难题摆在了陶哲轩的父母面前。在研究天才儿童的格罗斯看来,以陶哲轩如此高的智商,完全有能力在12岁前读完大学课程,打破当时最年轻大学毕业生的纪录。

但陶哲轩的父母觉得,没有必要仅仅为了一个所谓的纪录就让孩子提前升入大学,而是希望他在科学、哲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于是,陶哲轩火箭般的学业进阶之路被有意放慢了脚步。

事实上,升入大学后与自己旗鼓相当的人在一起学习,也让陶哲轩对数学的认知更加成熟。

“我小时候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以为数学家们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某个权威的人给他们一些题目,而他们就将题目做出来。”真正走入数学的世界,他才发现“从事数学研究更像是一场马拉松”,需要意志的力量和精神上的自律。

在陶哲轩的研究生涯里,他被数学界公认为是调和与分析、偏微分方程、组合数学、解析数论、实数论等接近10个重要数学研究领域里的大神级年轻高手,这些方向都是数学发展中极热的生长点。此外,他在压缩感知方面的突破性研究令工程师可以开发出用于核磁共振成像、天文仪器和数据相机领域的更尖端、更有效的成像技术。

2006年,陶哲轩开始写博客,他将自己科研的方方面面写下来,将自己自以为不够的论文思考结果直接贴出来与同行分享,他总是对

Voice 见微

“我绝不是天分高的人。我早就认识到了我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就集中我所有的能力做一件事,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事。”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丁肇中如是说。他还说,在麻省理工学院有1000多名教授,他是唯一不教书的。

“现在夫妻、朋友吵架,都以为自己要是强者才好。其实不应是争取什么,而应是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把自己持守住。”

——南开大学学者叶嘉莹最近受访时说,她记得《论语》里的话,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都要求人对自己严格,她管这种品格叫弱德之美。

“‘师德红线’从根本上说,只是做一名合格教师的底线,而提高教师师德的长效机制,不是加强师德考核,而在于在高校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学,让学校回归教育属性,让教师有教育和学术的尊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提高师德关键在师生共治。

“我从没想过做其他事情,我没有文凭,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对年轻作家来说,这么早就开始写作是艰难的。我不喜欢读我早期的作品,不是说我不喜欢它们,而是我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就像一个老演员回头看自己年轻时演过的角色。”

——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文学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说,写作犹如雾中开车。

“当你把顾客看成消费者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他的钱,而没有注意到他是一个人。服务的终极目标是精进自己、分享他人。”

——诚品书店创始人吴清友说。

“您唱歌、跳舞及其他任何方式的健身和娱乐本身并没有不妥。问题在于您活动的时间、地点与产生的动静大小是否对旁人造成了干扰。”

——近日,北京市部分公园试点的“降噪令”开始实行,评论员刘乃康撰文称:“但愿这个降噪令能有更多的公园跟进。”

“所谓青春,就是在无从应付的过剩活力与背道而驰的现实间寻求折中点,而且难以取得平衡,只能在向左或向右的选择中不断彷徨,是迷失的集合。”

——日本著名摄影家森山大道在其著作《迈向另一个国度》中如此写道。

“只有对新世界的探索才让我心潮澎湃!”

——从一位特种兵转岗为教育界人士,“第一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玉龙在课堂教学、教师专业发展、教育写作、学校文化和课程领域均取得建树。提出“原课堂”概念的李玉龙曾感叹:“中国的教育是一片沙漠。”(栏目主持:弛木)



陶哲轩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其他人的帮助极尽感激之情。

因为博客,这位数学天才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人们看到,陶哲轩最令人羡慕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惊人的天赋和出色的成就,而在于他在坐拥这些天才和成就的同时,也能成长为一个享有健康生活的快乐的“普通人”。他是个出色的合作者和沟通者。

与陶哲轩同一年获得菲尔茨奖的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同样被视作一位卓有成就的数学天才。不过,与陶哲轩不同,佩雷尔曼离群索居,通常不善与人合作。

随着陶哲轩的成长经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他的粉丝开始以更加理性的眼光看待这位天才。一位视陶哲轩为偶像的数学系博士说:“如果仅仅看那些神奇的成就,任何人都难免会有仰视的感觉……其实,真正静下心来搞科研的能力和早慧的先发优势有着根本的差别。从一个极其聪明的孩子,一步步成为世界一流的大数学家,这期间的辛苦付出和勤奋努力,才是这位天才走到今天最重要的资历。”

说起自己为何对数学“一往情深”,陶哲轩通常会先引用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克洛的一段名言:“这,就是数学:她提醒你灵魂有不可见的形态;她赋予自己的发现以生命;她唤醒悟性,澄清思维;她照亮了我们内心的思想;她涤除了我们有生以来的蒙昧与无知……”紧接着,他告诉世人:“我喜欢数学,因为她有趣。”(余艾柯整理)